

# 赵氏文脉润常山

## 驿道留诗寄孤忠

——何乔远的常山行旅与家国情怀

毕建国

浙赣交界的常山，自古便是驿道咽喉。一条常玉古道，往来多少仕宦行旅，也藏着无数文人的进退心事。明代杰出史学家何乔远，一生刚正不阿，屡忤官场，归隐乡野二十余载，直至暮年才应召北上。天启元年，他自福建晋江老家启程，沿闽赣驿道入浙，途经常山，留下《入浙》《草萍驿和孙忠烈韵二首》三首诗作。一路山水一路诗，一字一句皆是暮年仕路的徘徊、对先贤忠烈的敬仰，以及一位明代士人最真切的家国情怀。

何乔远（1558—1632），字稚孝，号匪莪，晚号镜山，世称镜山先生。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进士。他为官清廉刚直，不愿攀附权贵，中年辞官归里，于泉州镜山脚下潜心著述，留下《闽书》《名山藏》等珍贵史籍。二十余年归隐岁月，是他远离宦海的安闲时光，亦是他心怀庙堂、未忘忧国的蛰伏。天启改元（1621），朝廷起用旧臣，已过花甲之年的何乔远，告别田园，踏上北上赴京之路。常山浙西驿道，便是他必经的一程。

何乔远此次入浙的第一首诗作，便是《入浙》。诗中写尽长途跋涉的心境：“已穷闽岭豫章路，又过常山浙水重。怀玉道人方作别，烂柯仙子复相逢。”他走完闽地山岭与江西豫章之路，渡入常山浙水，正式踏入浙江。刚与怀玉山的隐士作别，又将途经烂柯山，浙西山水的灵秀与典故一路相伴。“高松密筱中穿径，细雨层云速送峰”，松篁夹道，雨云随行，山景虽美，却掩不住行旅疲惫。尾句“白发趋朝仍蓐食，宦情诗兴两谁浓”，道尽暮年心事：白发老者天未亮便起身赶路，归隐二十余年，早已习惯山林闲适，如今重入仕途，是宦情更浓，还是诗心不改？一句自问，满是无奈与徘徊。

行至常山草萍驿，何乔远驻足歇脚。这座驿站地处浙赣交界，驿壁之上留存着孙燧、王阳明两位前贤的题诗。正德年间，孙燧赴江西任，王阳明贬谪与献俘北上，都曾在此题诗。孙燧为平定宁王之乱殉国，忠烈千秋；王阳明平叛安邦，功盖天下。前贤的忠烈与诗文深深触动了何乔远，于是他援笔和韵，写下《草萍驿和孙忠烈韵二首》。

第一首以自咏身世为主：“溪声山色两相当，拟办青钱雇去航”，驿站山水清幽，他却无心赏景，一心雇舟赶路。“蓑服一辞抛我贵，华绅初被逐人忙”，二十余年布衣蓑笠是自在清贵，如今换上官服便身不由己。“老怀王驭偏轻险，愁思墨丝易化苍”，年老深知君王治世路途艰险，愁绪催白鬓发。“未识葵诚常向日，果堪持此报朝堂”，他以葵花向阳喻忠君之心，自问垂暮之年是否真能报国。全诗平实真挚，写尽老臣的忐忑与赤诚。

第二首怀古咏史：“余姚忠烈气难当，新建提俘罢战航”，赞叹孙燧忠烈、王阳明平叛功绩。“国步一时生气象，人心从此不匆忙”，感念前贤定乱安邦。“浮生来往秋萍绿，周道年华野草苍”，往来如萍，古道沧桑，唯有忠义不朽。末句“壁上两贤诗句在，乾坤牛斗射堂堂”，驿壁诗句，忠烈英气照耀天地。何乔远借咏前贤明自身志向，尽显史学家胸襟与士人风骨。

一首《入浙》写行旅徘徊，两首和诗抒身世、寄怀古。常山驿道的一程山水，三首诗作的字字心声，串联起何乔远暮年赴阙的完整心境。从留恋山林到敬仰忠烈、坚守本心，这位饱经世事的史学家，把一生的进退、一腔的孤忠，都留在了常山的古道与驿壁之间。岁月流转，驿道草木枯荣，而那份忧国忧民的赤诚、进退有度的风骨，至今依旧动人。

朽的文化诗篇。

南宋淳熙年间（1174—1189），迁居江西新淦的赵师侠，属赵希瑄父亲师密同辈，与常山县城北门赵氏同宗同脉，是纯粹本家，故他常入朝或访亲，常山就是其公私兼顾之地。所以，在史册或典籍中，留下他的《谒金门常山道中》：“风策策，山迥暮烟横白。浙沥穿林翻败叶，羁怀愁倦客。问宿荒村山驿，谁识离情脉脉。雁足无书孤夜色，音尘千里隔。”还有《霜天晓角 三衢道中》等两首。当然，师侠的同族过往轶事，就自然在民间流传，本文不赘笔了。

很有意思，太祖子嗣与常山结缘绵绵，太宗子嗣也足迹常山，并留有诗篇，在其《野谷诗稿》卷四中载录《招贤渡阁晚望》就是一例。他就是太宗八世孙，赵汝鏐（1172—1246），字名翁，号野谷。靖康之变后，爷辈迁居江西宜春，1202年登进士后，历任东阳主簿、诸暨主簿等职。常山是其仕途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驿站地。

常山是幸运的，宋诗之河文化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源头的一颗明珠，宋韵浙江传世工程中的重大项目，不仅绽放数以百计宋代诗人足迹斑斓，而且，皇脉永久炳辉于此。常山宋诗之河，就是华夏大宋文化的一部史诗。

山，安顿于县城北门区域。

赵氏三兄弟，就这样成了常山人，因为，靖康之变彻底改变北宋皇朝，幸好宋高宗创建南宋，定都杭州，延续了大宋气脉，常山也就有了宋室赵氏之始。赵伯喈也可说立足于常山。他生了赵希瑄父亲师密，赵希瑄也成了常山宋室赵氏第三代，并且，登进士，在仕途上一路阳光正气，步步高升。到了宋理宗时，更加辉煌，封信安郡公，去世后追赠为信安郡王，还谥修靖。故，在历史典籍里，还有称赵希瑄为“修靖王”的记载。

功名成就的赵希瑄，退休回到常山县城北门，在其爷爷赵伯喈的旧宅地基上，建宅立府，称“赵氏府坛”，并以耕读持家，秉持家训：“爵禄褒嘉，不改儒生之习，威仪谨饬，蔚为朝著之华”教导子嗣。所以，赵希瑄的五个儿子：与汶、与潞、与洸、与瀚、与澧，都在当时科考中举进士，可说一时为常山文运昌盛的典范。皇家子嗣，在常山如此荣耀，皇帝还赐赵氏府坛为“传芳堂”，邑人还在北门街道，为其造了一座“五桂坊”，彰显皇脉文化之闪耀，这是典型的宋韵文化重要象征，也是北门宋诗里文化底蕴的彰显。

太祖之脉在常山营造了文运振兴的典范佳话，还有赵师侠留给常山不

## 常山墟日风俗谈

胡志刚

浙西常山地处赣皖闽交界，群山环伺间藏着一脉绵延数百年的乡俗根魂。球川村、龙绕、红旗岗、同弓、白石五地星罗棋布，以五日一墟的古老约定，串起了浙赣边界的烟火人间。这墟市是岁月沉淀的贸易基因，是山民往来的纽带，更是滋养经济、传承文明的活力源泉，历经百年依旧繁华。

### 溯源：百年约定，缘起山野生计

五日一墟的传统，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时期。彼时浙西丘陵交通闭塞，山民需互通有无——竹木药材换取粮食盐布，手工制品需寻交易去处。先民以农历为序，约定五日为期，错开集期：球川逢一、六，龙绕逢二、七，红旗岗逢三、八，同弓逢四、九，白石逢五、十。如此既避免客源重叠，又让乡民可轮番赶集。这一约定从明清延续至今，刻进了代代山民的生活节律。

五地墟市的兴起离不开特殊区位：球川为千年古镇，北宋设君子乡，是璞信古道核心节点，地处浙赣三县交界，为浙江“西大门”；白石紧邻江西玉山，为古道要冲；龙绕、同弓、红旗岗扼守内陆要道。明清以来，江西、福建移民陆续迁入，带来异地贸易习俗，与本地传统交融，为墟市长久繁荣埋下伏笔。

### 盛况：烟火沸腾，四方商贾云集

每逢墟日，天刚蒙蒙亮，五地集镇便开启一日沸腾。摊贩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山民带着土货奔赴墟市，江西玉山、广丰及开化、江山的客商也跨界而来。

球川墟日（逢一、六）：作为浙赣边界重镇，规模最大、人气最旺。千米长街摊位绵延，日均人流超万人次。土猪肉、鲜辣椒、时令果蔬、冻米糖、贡面热气腾腾；竹编锅刷、木凳竹篮等手工制品平价暖心；日用百货琳琅满目。叫卖声、方言交谈声交织，烟火气拉满。“九月廿二庙会”更被称为“东方世博会”。

龙绕墟日（逢二、七）：藏着最浓的乡土温情，凌晨五点便开市。红帐篷林立，果蔬禽畜、卤味小吃一应俱全。村民挎篮逛集，手工匠人现场制作米糕、编织竹器，孩童追逐嬉戏，满是本真的人间烟火。

红旗岗墟日（逢三、八）：曾是闻名浙赣的“牛市场”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吸引本县及江西客商交易耕牛。如今延续边界商贸传统，江西客商占比高，主营蔬菜生鲜，交易活跃。

同弓墟日（逢四、九）：依托“多场合一”场地，墟日便是热闹集市。摊位分区有序，参与人数达6000人。墟市既是交易场，也是邻里相聚的社交场。

白石墟日（逢五、十）：白石镇依常玉古道而生，古称“铺石街”，清代曾是辣椒贸易的“华尔街”。每逢墟日，浙赣三地村民齐聚，辣椒、杂粮、竹木器具是主角。现已建成宣丰大楼，集交易与服务一体，既保烟火气，又焕新颜。

### 赋能：商贸交易，激活一方经济

百年墟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。它为本地的辣椒、胡柚、土猪



▲墟日现场人声鼎沸

肉、竹编、木雕等提供了稳定销路，仅球川镇就有5000多人参与来料加工，年发放加工费超3000万元，并催生运输、餐饮等配套行业，形成“一墟带多业”格局。五地地处浙赣边界，墟市成为省际物资流通的桥梁，江西的蔬菜、畜禽与常山的农产品、手工艺品双向流通，球川农贸市场年交易额突破1亿元，推动边界经济一体化。同时，墟市传承方言、传统小吃与手工技艺，维系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，凝聚乡村发展合力。

从明清的山野约定到今日的烟火盛景，球川、龙绕、红旗岗、同弓、白石的五日一墟，穿越百年时光，始终是浙西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五墟联璧，烟火永续。古老的墟市在传承中创新，在发展中焕新，是常山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更是激活乡村经济、连接乡土温情的纽带，续写着浙西边界永不熄灭的烟火传奇。